

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

(日)朝野始/著
Illustration
(日)菊池政治/绘 魏岚/译

5

Mayo Chiki

CMS



湖南美术出版社

迷茫管家 与 懦弱的我

石川始/著

高/译

5

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 5 / (日) 朝野始著; (日) 菊池政治绘; 雅岚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56-6266-8

I. ①迷… II. ①朝… ②菊… ③雅…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2400号

原著名:《まよチキ! 5》, 著者:あさのハジメ, 绘者: 菊池政治

©2010 by Hajime Asan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MEDIA FACTOR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from MEDIA FACTORY, INC.,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344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 5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著 者 (日) 朝野始
绘 者 (日) 菊池政治
译 者 雅岚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恒伟

责任编辑 贺豊沙 曹汝珉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266-8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迷茫管家
Contents
懦弱的我



后记	第6话	第5话	第4话	第3话	第2话	第1话	第0话
.....	大小姐的独白	暑假尾声	女仆咖啡厅狂想曲	咨询野餐	Happy birthday, my sister	姐！.....	管家的告白.....
206	191	156	120	089	050	007	001

第0话 管家的告白

“——我已经不想再与你只做朋友了……”

夏日祭。

烟花飞舞的夜空之下。

近卫竭尽全力地将这句话挤出了喉咙。

“……啥？”

不知该如何回应，我只能呆然而立。

已经不想再与你只做朋友了。

即便是在震耳欲聋的烟火轰隆声中，近卫那低沉的声音也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朵里。

“……”

……不，打住打住。

什么意思啊，突然说出这么一句颇有深意的话。

这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这下子麻烦大了。

如果现在是在打排球或是打篮球，我还能要求暂停，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然而令人悲伤的是，人生并没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无奈之下，我只好开始思考。

运转起来吧，我的大脑。

不想与我再只做朋友了？言下之意就是想要和我成为比朋友还要亲密的关系吧？

“……”

咦，咦？不对劲啊。

给我等一下。

照这个说法……刚才那句话……难、难道说是……

“……啊，不、不是那样的！”

或许是因为我的沉默让她感到尴尬，近卫一脸焦急地开口辩解道。

“不是那样的……你指什么？”

“就、就是刚才那句话啊……那个，我可不是在向你告告告告白！”

管家使劲地挥动双手，拼命地想要作出解释。

不是告白的话，那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那个……我说我不想再与你只做朋友了……那并不是告白的意思……”

对话进行到这里，现场再一次被沉默所笼罩。

近卫艰难地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

“……死党。”

“死党？”

“没错！是死党！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我要和你成为死

党！别误会啊！那可不是在告白哦！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呃，好吧。”

话是这么说，可突然说出要和我成为死党这种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有什么关系嘛，你之前不也说过班里有一个人的死党吗？”

“你说黑濑吗？我和那家伙的关系的确算是孽缘。”

怎么说我和他也是老交情了，初中的时候两人凑在一起没少干过傻事。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也算是不错的回忆。

“莫非你不愿意？”

低沉的声音里透出些许的不安。

大概是感到心中没底吧，近卫宛如祈祷一般地将双手交握于胸前。

“次郎你不想和我成为死党吗？没关系的，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的话……”

“等、等一下！为什么你会那么觉得啊！”

“因、因为我见你没反应……”

“我只是被你突然说出的话吓着了而已，什么时候说不愿意了。”

“咦？那……”

“嗯，当然愿意了。”

为了让近卫感到安心，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死党，用英语来说，就是“Dear Friend”吧。

重新意识到这词的分量之后，让我感到有些害羞，却也感觉不坏。

没错，这样的感觉并不坏。

而且，如果能让她感到高兴的话——

“来吧，我们来握手以示纪念吧。”

“……谢、谢谢。”

见我伸出手来，近卫便伸出小手握住。

她的掌心给人的感觉暖暖的。

考虑到女性恐惧症会发作，虽然说是握手，其实也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接触。

“说来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这种要求？我可是有那么一点儿吃惊呢。”

我迅速地抽回了手，问道。

要说近卫与我的关系也算不错，毕竟在学校里的时候经常一起吃午饭，我只是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就……

“因、因为暑假这段时间不能像上学的时候那样每天都见面，我那么说也是为了确认我们之间的友情……”

“确实不能每天都见面，不过暑假我们要补课，不是能经常见到对方吗？”

在我所就读的这所私立浪岚学园里，有一种名为暑期补课的可恨玩意儿，在炎炎夏日里还必须得去学校，这简直是要折



腾死人啊。

“有、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什么坏事！”

仿佛是为了掩饰什么，近卫的语气显得格外强硬。

算了，也许这只是近卫的一时兴起。

“不管怎么说，以后也请你多指教喽，死党。”

在响彻四周的轰隆声中。

我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对近卫说道。

暑假已经临近尾声。

假期一结束，便会迎来第二学期。

与近卫成为死党，应该并不是一件坏事——

“……嗯，没错。我们是……死党。”

可是，明明我已经答应近卫了，可她的表情却显得不是那么兴奋。

……咦？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不过，是她提出要与我成为死党的。

她现在一定觉得高兴才是。

所以——这个表情应该只是难为情吧。

心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我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看向被烟花点缀得五彩斑斓的夜空。

第1话 妞！

恕我在此唐突地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是怎么看待补课这事情的？

就我个人而言，是非常讨厌。

特别是在暑假期间进行的补课，最让我觉得受不了。又不是吃饱了闲得没事干，干吗非在最高气温超过38度的大热天外出啊，要是人都应该想要悠闲地躺在空调全开的房间里看漫画才是。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今天是8月27日。

距离那次私奔旅行已经过了两周。

让人感到极其忧郁的是，今天是暑期补课的最后一天。

“次郎，你不觉得补课这事有点无聊吗？”

与我郁闷的心境完全相反，一个怡然自得的声音于我耳边响起。

我看向旁边的座位，坐在那里的是大小姐——凉月奏。即便是在这样的季节里，她也穿着一条特别订制的满是花边的哥特萝莉裙。

她摇了摇脑袋两侧的黑色双马尾辫，对我露出一个微笑。

正如各位所见，凉月就坐在我的旁边。

说来不幸，在第一学期换座位的时候，我偏偏抽到了这么一个倒霉位置。我一定是被诅咒了。要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还不如让我全身涂满蜂蜜后去和大灰熊握手呢。

毕竟坐在我旁边的可是一个特别喜欢恶作剧的大小姐。

恶魔凉月。

尽管其他人并不知情，但我对她的本性了如指掌。别看她长着一张可爱的脸蛋，本质可是一个匹敌DOWN × OWN组合中吐槽方的超级虐待狂。（注：DOWN TOWN，日本的一个搞笑组合，负责吐槽的滨田雅功常用回旋踢、手指插鼻孔等各种残酷手段对负责装傻的松本人志进行“吐槽”。）

让我感到头疼的是，玩弄我似乎成了她最近的乐趣，这个大小姐生性喜欢有趣搞笑的事物，拜她这让人困扰的癖好所赐，自从升上二年级以来我的日子就再也没有平稳过。

“你说呢，次郎？”

“别闹。你是一个优等生吧，那就给我好好听课。”

或许是由于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凉月会时不时地像这样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向我搭话。补个课都不让人闲着，我说你还真是不辞辛劳啊。

“因为无聊呀。而且，我之前已经好好预习过了。”

“可我没有。”

“要是被老师点名提问就麻烦了呢。”

“对啊，那可就真麻烦了。”

“一定会流很多血的。”

“你是指扎人的扎啊？”（注：“点名”与“扎刺”在日语中的发音一样。）

“次郎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可恶，要是昨天认真预习就好了……’”

“我觉得那不是预习了就能应付得来的事态吧！”

“那至少要把复习做好。”

“人都死了要我怎么去复习！”

“不是，是我向老师复仇。”（注：“复习”与“复仇”在日语中的发音一样。）

“原来是复仇？”

“对她而言——这才是真正补课的开始。”

“不要说得像故事的序言一样！”

还真是让人讨厌的补课啊。

然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复仇只会带来新的憎恶。

“不是挺好的吗？将这个作为故事的序言。暑假也快结束了，第二学期马上就要开始。”

“我可不想迎来那么一个杀气腾腾的新学期。”

“这个暑假过得挺快乐的。”

“算是吧，能够去海边，也算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呵呵，回想起来，还真是发生了许多事呢。比如，次郎在海边成为了^{Lightsaber}光剑下的牺牲品。”

Lifesaver

“是救生员，你是故意说错的吧。”

绝地武士来海水浴场干什么？而且成为牺牲品的人不是我，在海滩上被救生员抓住的人是大叔。

“……唉。”

总之，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自从成为了邻座之后，这个大小姐也不管是不是在上课，总把我当成她的消遣对象。而且基本上是在我快睡着的时候，弄得我都不好随便责怪她。只要一句“这都是为了不让你睡觉”，我就哑口无言了。

“次郎。”

“干吗？还有什么没说完的吗？再这么说下去可不妙。”

幸好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是新上任的女教师山川老师，二十四岁的她为人大大咧咧，偶尔还有点天然呆，有时候私下聊聊天也不会被她警告的。

也因为这样，周围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交头接耳起来，我估摸着要是再不有所收敛，把她惹怒也就是迟早的事。

“再聊一会儿没关系的。而且，机会难得嘛。”

“机会？”

“嗯，因为现在昴不在。”

“不在……”

哪里不在了？

不就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吗？

抬眼望去，我发现坐在教室最前排的近卫正专注地听着课。不愧是昴大人，和某个披着好学生外皮的大小姐就是不一样。

“我是说她听不见我们谈话啦。你想嘛，我与你见面的时候，昴十有八九都会在旁边。能够和你独处的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唔。”

这么说也是。毕竟那家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管家，面对自己的主人就像一只饱受锻炼的牧羊犬一样顺从。时刻紧盯着凉月，不离她左右。

“所以才说现在是机会——其实，我有件事想要问你。”

凉月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最近——你和昴之间发生了什么？”

她简洁有力地问道。

“……啥？你突然说些什么啊？”

“回答我就行了。总觉得她最近有些不对劲。怎么说呢，感觉好像在躲着你。”

“……”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近卫在躲着我？呃，是那样吗？被她这么一说，我发现自从那次烟火大会许下“成为死党”的约定以来，我们就没怎么

说过话。至于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我也没什么头绪。

“不知道，我想应该没发生什么事吧。”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问我，直接去问近卫不就得得了。”

“……事情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说着，面带忧郁的凉月淡淡地叹了口气。

哎呀，这可真是稀奇。没想到这个大小姐也会感到忧郁，明明是一个既没弱点又没缺点宛如恶魔般的女人。

“其实我昨天已经问过她了，被她搪塞过去了。”

“被搪塞过去了……”

不是吧，那个近卫居然敢违逆主人？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不仅如此，她还反问我‘为什么要打听那种事’。”

“我插个嘴，你是怎么问的？”

“咦？当然是问她‘你今天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喽。”

“你不觉得问题的内容太奇怪了吗！”

“我在担心，她的内裤颜色会不会是不可告人的那种。”

“你搞错该担心的地方了！”

“没关系。最重要的地方我没有搞错。”

“咦？”

“我是这么问她的，‘昂，你今天的内裤是什么颜色——次郎这么问过你吧？’”

“确实，如果做出那种事，我被她躲着也是理所当然的。”

“老实交代吧，如今认罪还不晚。”

“我抗议！你只要问近卫，就应该能够证明我的清白！”

“是吗？你觉得她真的能为你证明吗？”

“呃……”

“因为，要为你证明就意味着要这么做吧？你对她说‘昂，为我证明你的内裤是白色的’，昂则回答‘我、我明白了，主人’，然后便羞涩地开始脱衣服……”

“我可不是要她证明那种事情！”

这算哪门子的羞耻Play啊。

这可比现在正在讲的数学证明题要难多了。

“好了，玩笑到此为止。你真的没有头绪？凭我的直觉判断，你应该脱不了干系才是。”

“……”

就算你对我这么说，不知道的事还是不知道啊。

我只好再一次转动脑筋，问题果然应该出现在最近发生的事上。

“仔细想想。我担心昂会不会在独自烦恼。你也知道，她是个死脑筋的人，出了问题总是喜欢一个人扛。”

“我明白。”

之前的刀具恐惧症那件事也是这样。为此近卫与凉月之间长久以来都有着一层隔阂。